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　論語卷三至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論

論語集編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攷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冶長雖在縲絏而非其

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括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

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蔡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知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日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案史記子賤為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南軒曰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宋前篇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黃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顧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而不通耳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體無所不具而措之於用宜其無不周也又豈可一器言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

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

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體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黄氏曰集注於為仁之本言仁而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十百

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
賢之未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
曰集注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
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
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
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之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
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之中乃曰仁者心
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
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
說之義詳且密也○愚案集義程子曰佞辨才也人有
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
時人以為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
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
則不佞多言而尚口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
疑其不佞乎謂既仁矣惡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
給屢憎為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諸說皆以不知其

仁指佞者而言與朱子說異當詳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攷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邪曰若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唯見之不明也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其大不能矣卒然之問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何

如哉然曰見大意則其細者容或有所未盡蓋曰理已
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
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
語其見處超詣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易量也○
南軒曰夫子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未能信
蓋其胷中一毫有未盡不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
功為何如哉○案史記開之次曰
公伯寮其人無足紀者今闕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
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
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
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南軒曰夫
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　孟

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或問諸說有併與三子之才而不之取以為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何如曰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

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元祐議論志趣多類此此所以隨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以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毫私意便不是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巳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或問云云曰胡氏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此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此章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無了這些子心是甚地位○又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校有睹當底是恕無計校無睹當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為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乃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集義尹氏曰子路勇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問云云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乎路不急於聞而急于行令人唯恐不聞既聞了便休更不去行處著工夫○南軒曰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

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者亦有序邪曰行已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私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之如此安得短之此其為政不專於寛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蓋指其一耳○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為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其他固未盡得此聖人與人為善故特舉其所長者○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

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或問本章之説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簒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子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豪私慾之累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如何以為未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説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説若論心時比干伯夷

巳是仁人若無諫紂見殺與讓國諫伐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五峯胡氏答南軒書曰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巳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舉一隅耳若内交要譽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二子之忠清而不得謂仁此難識也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今之大體庶幾可見乎又書反復來教似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文文子之地案其行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又書曰示諭云云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為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後克己以終之聖門實學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學難到所

以顏淵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為了也南軒嘗言學者要識仁之體得此一難如拔之九地之下升諸九天之上五峯眞是善提策人○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曰再斯可矣

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案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或問云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聖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案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甯武子事見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攷未

敢以為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閒有閒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又何惡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遷怒相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宏裕也蓋其所為亦安夫天理之所當然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豪介於其間也若有一豪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庶幾可以識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

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或問微生高乞醯之說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荅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之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可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將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自古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過而失於狡訐而已今槩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邪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必矣

問張子韶說乞醯不是不直曰此無他只是要人回互

委曲以為直耳此鄉愿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為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著作攷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則禮已盡矣若又去上面添些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南軒曰正是教人習以為常而未知為恥惟君子學

以為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為恥焉觀此則丘明為人誠實可知言己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為得又可以味聖人與人為善其辭氣溫厚如此○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亟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車馬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覺其為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內自訟則無一豪蓋覆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以至於今

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或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敢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南軒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敬簡堂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

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維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正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顔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顔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

之朕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還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淵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之

不貳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也若如韓子之言則心常有過直過閑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為顔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以不審而別之也○顔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鑑懸水止不貳過如冰解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云云曰此是顔子好學之效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顔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顔子不貳過是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不再萌於心果疑張子之言尤更精密至於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先生曰萌作只是萌動蓋孔子只恁大綱說至理子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說到精極處○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南軒曰怒之所以遷者以起於己故也起怒於己故溢於氣微於色發於辭横於胷中而不

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就有能知怒之不當遷者方其怒甲也而視乙其辭氣終未能以遽化是皆起怒於已故耳君子非無怒也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與乎然則異遷之有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為過之根不除也人每患不見其過就能見其過而過止之其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衆開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小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未形未嘗不知消而去之如日之銷冰無復餘跡然則異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是為標的乎○黃氏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心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學而集注以為克己之功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

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憲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南軒曰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憲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焉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雖賢於吝然未免為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雖賢於貪亦未免為有害於廉矣○黄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為惠原憲之辭粟不害其為廉自常人觀之皆善行也聖人處事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各適其宜又豈但可見其用財而已哉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

不含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産子賤之例故爾蘇氏謂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蓋以論語攷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言此其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

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賔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此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那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顔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黙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顔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外賔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客也誠知此辨

則其不客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氣味意象迥然別惟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邪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一隔便與仁相違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一蔽便不明摩垢去則鏡明矣顏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問不知其仁注云云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略間斷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顏子一似主人常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回歸其餘是實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即是主

在内之日少即是客此即内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後面雖不大段著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眞是著力不得又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即與理合而爲一否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違之違如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生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毫私欲萌於中則違仁矣惟不違而復者私欲不萌故其仁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熟也而不違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閒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違

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違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而在宅之外也此兩義者與集注少異姑存之以備參攷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

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荅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或問謝

氏之說粗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或問命者何如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於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啟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夫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案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或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曰不用思

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眹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工○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便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亦在其中矣○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原有此樂○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孔顏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問云云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程子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周子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先生曰顏子之樂非是自

家有這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玩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是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云云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耳若某人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本意○又問伊川云云曰如何又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却走作了如問鄒侍郎引此謂今日始見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顏子之樂是工夫到那裏○南軒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於克己則庶幾其得之耳○黄氏曰集注或問二說不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喜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樂者矣○案莊子孔子謂顏回曰

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又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然顏曾二子樂道安貧大抵相似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

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為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愚案此章乃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以從人無正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行義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而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

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南軒曰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或問云云曰何莫由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解之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南軒曰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為府史無亦寧為野人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

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耳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為之耳○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之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

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哉○問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勉為其難不計其獲循循不已久自有所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而象曰未富也蓋此意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或問鬼神者非祀典之正邪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以為祀典之正邪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

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鬼神亦當敬否曰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静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静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知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未嘗不静仁者静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静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擾紛擾静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説先難後獲是就初學上説曰

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置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仁為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横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却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威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

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理不可昧故也於是可以究仁者之心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約禮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考質雜記掇拾異聞以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戒○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是致知約禮是踐履之實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於二事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存吾心固有之理○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之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之工夫愈密○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之類一一著去理會若是

約則只守一箇禮日用閒合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南軒曰博學於文廣見聞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踐履不實又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若顔子之博文約禮則又深乎是言蓋有輕重也○黄氏曰博是泛然取之以極其廣約是反而求之以極其要且如仁字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

○子見南子子路不説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理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警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者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汩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此德久矣夫子蓋深歎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

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

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儘無下手處○仁通上下但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今人便以欲立欲達能近取譬則誤矣○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為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能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一般推己及物曰然○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擁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謂分仁恕先生曰某

之說即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無異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人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南軒曰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未而又語之以仁者公天下之理而無物我之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統矣

論語集編卷三

論語集編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

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南軒曰默而識之言不假言說默識夫理之所當然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問德之不脩曰如有害人之心便是

仁之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之不脩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盛德之至不勉而中也○黃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理與時偕行一弛一張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為之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

身老則衰也○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孔子自言不夢之久明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曰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

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德者得之於身也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又須是執守方得○志謂至誠懇惻念念不忘道者日用自然之理○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退之云德足乎己無待於外說得也好○道餃先要就道上理會這是个生死路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篤意講學念念不忘處己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若是把捉不定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至聖猶且從志學上始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定後亦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知得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預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

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到游藝雖若非所急然亦少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志於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已有可據底地位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串都括了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都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之意如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然後藝可游此說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

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等事皆吾之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閒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密如此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知是否先生曰然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

相證之意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或問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南軒曰此聖人教人之法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發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以舉一隅耳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必未能悅吾言而推類者苟遽以復之則亦於彼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

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南軒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二者不容相襲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柰何底意思何須得更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

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當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拯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老佛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

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皆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南軒曰夫子路自負其勇不避禍害故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為犯難而

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謹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戒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此乃行三軍之道也若徒以暴虎馮河為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正以於義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所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往問輒事不唯夫子未必答便答亦不能盡若一問便止亦未見分

明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倫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天淵矣○問子貢欲知衛君何故問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彼非可知○孔子論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東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問蘇氏遺言之說果何據乎先生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似或有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便有甚死難也消融了何怨之有○南軒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為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

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思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言可謂善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皆謂之怨其謂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於中乎夫子告子貢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樂音洛枕去聲○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

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耳記此者列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南軒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如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

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過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是甚麼骨力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又敏求也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害治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

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耳讀此章因云須要看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又曰此章衆人說得元妙似禪不如程子說穩當○南軒曰道無乎不在聖人其何隱乎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固亦皆具是理若能體之自進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豪疑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

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于心無一豪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為先忠信次後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說忠信與說未得且教讀漸漸壓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如何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南軒曰忠信本一事然忠則實諸己信則爲諸人在學者當以為兩事而交相勉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

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矣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但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常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說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常者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於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

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釋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夸大虛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常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常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徒豈敢望其有常而得見之哉嘆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常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德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渾篤無惡之稱有常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常者力勉加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以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以約而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常乎未能有常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

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言動無非天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由聞見而求其

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而益詳識焉而不已則其知豈不日新乎○愚案多見而識之一句二先生所釋不同以文義求之則南軒似優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

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問斯仁至矣云云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可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南軒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哉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閒其天地造化歟○愚案聖人之言如元氣之運渾然無迹而春生秋殺默寓其中如對王孫賈媚竈之問答陽貨懷寶迷邦之語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而及然優游諷詠涵浸而不已則其所以轉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

計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不與人同者至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曉其文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顔閔之徒所以獨出于衆人矣○子曰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謂禱于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

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禱五祀載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之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而非病者之所預聞也病而預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于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于夫子而後救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可以見矣然此則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耳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為又必於其病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

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洞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敝也○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曰正已而不求於人故坦蕩蕩循物而不反於己故長戚戚坦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于外故常舒泰云耳○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

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程子曰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安不成有多少病在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强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知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强但覺略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湯曰日躋又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又崇夫子之告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此

敬也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遡聖學之淵源者其必自顔曾始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

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南軒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為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以節之則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

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己直是頃刻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尋

常奉事而已念慮之微有豪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内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朱子語○或問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已者奈何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佛老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禮為重乎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顔子没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攷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

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絶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歟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粜程子曰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胡氏蓋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顔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以實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朱子曰明道之言簡約明白意趣深遠深得乎曾子未發之意尹氏之言温厚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深謝氏之言發強剛毅有得於臨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於

涵養持守之則學者合是三者而用力焉無使偏廢則日用之閒動靜語嘿無非妙用而曾子之意程子之言亦不外是矣○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者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子亦以為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醉而盎背不設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暴是粗戾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急之過慢是寬柔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議論有見得雖不甚差只是淺近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倍於理此是倍○曾子曰云云其要在正動出之時曰曾子工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耳○問云雖曰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耳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不以為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

常切留意者爾○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程子曰此顏子之所以為大賢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於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極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氏說意蓋如此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

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深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蹶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曰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問云云本兼才節說然緊要却在節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

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加受人託孤之責我雖無欺孤之心却為他人所欺即是我不能受人之託受人百里之寄我雖無竊命之心却為他人所竊亦是我不能受人之寄矣徒能守節不能了事只是枉死濟得甚事如晉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拱手端坐無所能為之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雖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無才亦喚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云此三句如霍光當得否曰霍光亦當得上二句如許后事大節已奪矣譬如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聖人言語渾然溫厚曾子便德地剛勁有孟子氣象即此語可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顏子弘且毅孟子毅勝弘○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須是硬脊漢方擔得○朱子曰弘須只是寬廣若只把做度量寬裕看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卻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已為是他人之言雖善亦不信如此做小何緣得弘須是凡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以弘能開濶卻是作用○弘是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順來也著得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善他人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如何勝

得重也。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少大夫而天地之理試思量便在這裏若是世工淺心底人有一兩件事便著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包若小著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自足毅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發用處。曾子之學如孟子之勇不勇如何主張得住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

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案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學道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敎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為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始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閒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

肌浹髓而安于仁義禮知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興於詩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鼓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又云興于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南軒曰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情性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可踐之規矩學禮而後有所立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

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苟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

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志於穀宜不易得也○南軒曰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之成實焉三年學矣而不至于善則亦難得之矣蓋學者能用其力則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苟惟鹵莽滅裂歲月悠悠望其有成則亦難矣聖人斯言所以勉學者使之自強循循不已自有所至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則又為求獲之私心矣○

案二先生釋穀之義不同正宜參玩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四者更相為用而不可一闕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

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南軒曰此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

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況於自足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是自足也今日不為而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而曰為其大者是自恕也此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所由失者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禹稷契臯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乿

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

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

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編卷四

論語集編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黄氏曰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答問其言不勝其多而言仁猶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汎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心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馮虚躐等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

○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此理

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謂之罕亦可矣○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益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所不

在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

馬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無何也曰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詩多以無為有無之辭毋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為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必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用於物不私一身也○問云云先生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耳○問意必固我何以發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

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無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南軒曰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所以見其無之甚也至於在學者而言於是四者必用工以克去之四者亡而後天理得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若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

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南軒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極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移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南軒曰兩端者語近而遠者未嘗不具語卑而高者未

當不存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如何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乎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于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内外一者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為能有常而無失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亦在是也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

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云云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仰之彌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透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又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教我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著時事○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着力不得也○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著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任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一箇生熟顏子生些少未能渾

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云云曰未到這裏須著力到這處自是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著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之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横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南軒曰誦味此章則顔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黄氏曰此章高堅前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敗於為

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譏聖人其不敢者以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為難曉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常行之間者最為切實今竊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也○以上三章乃孔顏傳心要指愚案胡氏之說以問仁為首不違仁次之此章又次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閒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或問云云曰胡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

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已以深責乎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憊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將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惛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蓋有豪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此君子之所以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

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

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言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

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問集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這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體便在這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問張思叔說此是無窮程子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

始得○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私意計較所以做王道不成○因云舊曾作觀瀾闇詞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有私欲以閒之便如水被塞不得滔滔地去○問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閒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便閒斷了如何會如川流底意○問程子云自漢諸儒皆不識此義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却猶是佛老見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不做大只爲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說話過了所以輸與他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今儒者多矣此說却是○范氏說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南軒曰此不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于草木之微其生道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不

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

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顔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南軒曰此顔子既没之後夫子稱之之辭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為幾矣然未進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顔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

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乎熟之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

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悅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夫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

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此非不忮不求者不能然也葢人惟有已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已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為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為善矣學之無窮自不忮不求而勉焉以至於聖不可知其等級固自有次第也茍終身誦之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判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材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知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知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欲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問子罕知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爲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箇道理應付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

○問無憂似未是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説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分明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南軒曰此夫子所删去之詩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删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爲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擇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天然之

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之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義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第十

程子曰鄉黨形容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究然如見聖人○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究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凡一章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

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所記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憚夫近而無入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苦但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黄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也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

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門人弟子亦必審觀而詳記之可謂善學者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南軒曰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顔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

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麑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

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

養人膽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味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

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荅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胡氏曰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飲觴覆之於此遂絕○黄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逆禮縱欲敗德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

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敬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愚案賈誼賦云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覽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編卷五